

古徽州地区族居古村落考察报告

廖奔

(中国文联)

中文提要: 徽州古村落极具特色。其黟县的西递村、宏村古民居,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对其进行考察,能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探讨乡村社会与古代文化生活形态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国古村落保护和开发之路。

关键词: 徽州古村落社会特征 村落文化 保护开发

2001年7月8日至28日,笔者参加中央党校培训部中青班社会考查组,就安徽省古徽州地区民间古村落的保护、开发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一、选择古徽州地区进行考察的原因

近年来,随着国民文化生态意识和文物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也随着申报联合国自然和文化遗产活动的展开,人们越来越加强了对各地现存古村镇的注目。其中,古徽州地区的古村落有其突出特色。这不仅因为黟县的西递村、宏村古民居,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且因为当地还有着未能引起注目但具备相同价值的众多古村落,更因为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使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和探讨乡村社会与古代文化生活形态之间的关系。

古徽州原又称新安,即今天的黄山市所辖地区。黄山市的古代文物遗存主要体现在古民居方面,地面文物5千多处,其中古建筑4,700余处,主要是明清民居和祠堂,又有古牌坊110余座,可以说在这里古街镇、古村落、古巷里比比皆是,保存比较完好的古村落大约有近百个。

明清时期,由于徽商崛起,徽州拥有了很大的经济实力,成为富庶繁华地区,徽文化在此基础上发达起来。徽州最著名的历史建树当然是徽商网络,绵延上千年、雄踞400载,明清时期成为与晋商并立的两大经济力量,支配着中国的商业命脉,我国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曾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文化方面的概念则有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新安弈派、徽派朴学、徽派篆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徽派刻书、徽州木雕石雕砖雕、徽州古雉戏目连戏、徽菜、徽漆、徽墨、歙砚等。徽文化研究今天已经引起国际学界的注目和重视,据说徽学和藏学、敦煌学并列为中国地方文化的三大显学,国际讨论会已经开过多次,世界上产生了众多的徽学专家和专著。

徽文化的兴盛,为乡村社会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以至今天的古村落遗存里保留着众多而典型的传统社会特征。

徽州又具备相对封闭隔绝然而却秀丽神奇的自然地理环境。徽州地处皖南重峦叠嶂的群山之

中，主要以黄山为依托，周围有九华山、天目山、昱岭、白际山作为屏障。在古代条件下，这里交通比较闭塞，社会联系相对隔绝。过去进出山走陆路翻山越岭十分艰辛，主要依靠水路沿新安江向东南连接浙江千岛湖。这种环境条件为徽州乡村社会得以隐藏自身、躲避战乱与人祸、长期自我繁衍保存提供了便利条件。

近代以后，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徽州乡村社会走向衰败与消亡。而皖赣铁路的开通，黄山机场的修建，黄山名胜风景旅游区的开发，以及近期内合黄高速公路的即将开通，增加了这里的喧闹。旅游开发，使得保存了千年之久原始面貌的徽州乡村社会开始了最终的风化历程。

二、徽州地区乡村社会的特征

1. 历史悠久而传承性强

徽州许多古村落的形成，都可以归结到历史上中国多次大战乱中的中原衣冠南移。史书记载，三国时期古歙古黟地区为山越人所盘据，孙权派大将贺齐荡平之。今天定居于此地的各姓居民，大多是此后迁自中原地区。北方的家族，为逃避战乱，举族南迁，在徽州这一僻地偏壤择地建村，聚族而居，累世繁衍至今。常常一个村落只是一姓，“绝无一姓搀入者”。族姓许多被作为村名，如郑村、许村、江村、黄村、方村、王村等，这些村落一般都能归源到一个始祖或迁祖。徽州有着千年世系的村落比比皆是，所谓“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¹随着族众繁衍，当村庄发生人口稠密、不利居住的情形之后，族人就会在旁侧另择地点、按照房系分建它村。每一个家族都非常重视建宗立祠、修继族谱，因而往往经历千年而谱牒不乱。这些家族由于是易地建宗，脱离了本土环境，反而有着不化的中原情结，因而其初祖都顽固守护中原习俗，继承者则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对原有文化传统的传承。以之与中原地区今天的情形相对照，则后者由于战乱频仍、民族杂居，村落多为杂姓，不见宗祠，少有族谱，文化习俗变迁甚大。

2. 有着严格聚族而居的宗法社会结构

为敬宗收族的需要，每个族姓都建有规模不等的各级祠堂，分为宗祠、支祠和家祠。宗祠集政权、族权、神权于一身，放置祖宗牌位，享受祭献香火，是村中绝对权威的象征。村人历代都以宗祠为社会中心，宗祠总是村中最豪华的建筑场所。家族中人如果出人头地，首要任务就是翻修或重建宗祠。宗祠之外，各个分支房系还有自己的支祠，分支住户在其中处理自己房系的事务。有时一个村庄里就有多个支祠。另外还有家祠。祠堂的普遍存在，体现了乡村社会严谨的宗法体制。祠堂有着建立法统观念、维护村落秩序、协调族际和人际关系以及救助贫弱的功能，体现了家族对于族属的控制和扶助，既有强硬的专制性又有充分的人文关怀。

3. 天人合一、顺从自然的居住思想

村落选址大多依山傍水，营村竖幢力求贴近自然，讲究天人关系，注重与环境的和谐，村庄被建成“山为骨架，水为血脉”的生命有机体，或云“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

（呈坎村楹联）。呈坎村为丰山等山峦环绕，中有坎水过村。呈坎村楹联曰：“丰山拱应家声振，坎水环流世泽长。”“形如八阵迷宫似，得天独厚少灾情。”当地村庄许多都是这样水流进村、傍路开渠、绕户穿室、聚塘成湖，既方便日用、点缀和改善居住环境，又可防火、供应田畴用水，一举数得。如果缺乏自然水系，居民就从远山凿渠引水。周围环境也进行生态规划，并制订严格的村规民约，力图保持久远的生态平衡，村规中常见有禁止开山采石、滥伐林木、破坏水土的条款。黟县西递、屏山、临溪、龙井等著名村落，都是将中国古代风水理论发挥到极致，在自然中谋求最佳生态聚居空间的实例，充满了生机活力。

4. 强调读书和明理

徽州人以读书为要务，保留了中原衣冠的文化底蕴，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是其首要人生价值选择。当地许多村落都建有书院，著名的如紫阳书院、环古书院、东山书院等，时而延请大家名流前来讲学、切磋学问。徽州历史上科举入仕者众多，“一门九进士，同胞两翰林”、“父子尚书”、“弟兄翰林”的现象多见，明清时期产生了胡宗宪、汪道昆、许国、戴震这样名重朝野、事见史传的鸿儒硕士，近代又有陶行知、胡适等文化名人出现。家族制度要求并保障村落中每一个人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因而徽州一景是“山间茅屋书声响”，²“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当地家族以文教育人，以文化立村，颇为自负的是：“礼乐传家绳祖武，诗书继世翼孙谋”（呈坎村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西递村楹联）而认为“三世不读书，归于小人”，³或曰“三世无读书，三世无仕宦，三世不修谱，则为下流人。”⁴

5. 开放开拓的思维方式

限于地理条件，徽州人口繁衍到中古时期已经是“地狭人稠”，当地俗称“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失去了充分延展的空间。自然资源的匮乏，迫使徽州人建立起向外拓展谋生道路的勇气和眼光，不断地向外寻求生机。与此相适应，徽州人教育重实用，不仅对受教育者进行封建正统文化训练，而且重视对其生存技能的培养。村人于课举子业之外，或学算学、医学，或习文学画学厨艺，学砖木技艺，而尤重商业。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徽州人经商取得全国性成功，为家族和村落带来最大的利益，使得他们对经商刮目相看，封建时代重儒鄙商的观念在徽州是不存在的。西递村楹联说：“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就充分透露了这一信息。由此，徽州人往往年少即告别家乡，出外闯荡，学习经商，遍尝人世艰辛，当地民谚因而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心酸叹语。然而，徽州人走向山外，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历练了人世交接本领，砥砺了营商才干，获取了事业的成功，也提高了家族的自信。歙县昌溪村祠堂楹联所谓“科第尚哉必忠孝节廉自任畿端方可无愧祖宗，读书贵矣但农工商贾各专一业便非不孝子孙”，体现了徽州人重实用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

6. 深厚的宗族观念

徽州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不仅仅指向个人的获取事业成功，更重要的还在于获取成功之后的为宗族和乡里造福，保证和维护村落繁荣与家族昌盛。徽州人外出做官、经商都是昌衍宗族的手段，目的则是回归乡梓、造福里人，这使得他们在外时总是互帮互助、互牵互引、誉损并承、荣辱与共。徽商的网络联谊行为极其突出，徽商会馆遍布长江水域，网络信息与乡梓信誉是徽商有着巨大竞争潜能的重要原因。获利之后，徽商不是努力使之向产业资本转化，把兴趣倾注于无限的增值生息上，

却将大量钱财携归乡里，耗费于村落建设中，营建居室、祠堂、坟墓、牌坊、学校、街巷，或开渠引水、疏浚河道，或筑路架桥、便利交通，或购置义田、大办福利赈济，或续修族谱、为族人接宗继统。作为个人，他们博得一个乐善好施的美名，作为宗族，则由此得以休养生息。

三、乡村社会遗迹的内容

1. 环境文化

徽州“山限壤隔”，一个个家族村落避地于山重水复里，隐藏于崇山峻岭间，因而历史上少遭战乱兵燹破坏。我们在徽州坐车行进，公路总是沿着山罅延伸，路旁一道清澈的溪流伴随，旁侧一座座清丽的山峦掩映。山环水绕、峰回路转之间，忽然就有一片田园乐土出现在眼前。那往往是一处山中坪坝，周围群山环绕，中间田畴碧绿，上面点缀着“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人民安居乐业。其情其境，颇似东晋陶渊明文赋里所描述的桃花源状貌，无怪有一种说法桃花源就在徽州。古人讲地气，山水氤氲为地气胜出的征象。徽州自然风光如画，所谓“黄山向晚盈轩翠，黟水含春傍槛流”，⁵占尽地气，“有好山好水当门环抱地气盛人文自盛千秋叠出英奇”（呈坎村宗祠楹联），因而为历史孕育了一方文明，为当代保存了一缕文脉。幽清者如黟县宏村，一汪碧水环村，清澈宜人，为这炎炎夏日散播着沁凉。水面上有荷花片片，岸旁则杨柳拂水。远处则是群山、白云、蓝天，山影云影和民居的倒影荡漾在水中，晃成一片波光，成为一个巧借自然的人文景观。

2. 牌坊文化

今天的徽州大地上，到处可见雄踞的石牌坊。这些石质的古代建筑物，骑路而踞，高插入云，牢固地矗立在田野山庄间，构成一种特异的生存方式，发出强大的精神威慑力。它提示着乡村空间为传统礼教稳固盘据，而用这种昭然的姿态告知世人，同时也警示村人。外人从村旁路过，感受到的是村庄的赫赫声威；到外地游宦或经商的人归来，感觉到的是家族的泱泱气度。竖立牌坊的直接或表面目的是旌表显宦、廉吏、乡贤、孝义，内在精神则是维护一种井然而不容违僭的礼仪秩序。徽州竖立妇女节烈牌坊甚多，除了表明宋明理学的控制深入民间以外，还有着极其现实的功利目的。由于外出游宦和经商是徽州男人的一般人生方式，留下女人长久守候家园，因此宗族需要用极其严格的节烈观来控制妇女的精神。徽商许多在扬州经营盐业，娶回扬州女，当地称之为“扬州太”。扬州女在繁华开放的城市长成，贞节观念相对松弛，来到徽州，徽文化立即用缜密逼仄的宗法空间来控制 and 约束她们，迫其恪守妇道。节烈牌坊就在这种无言的压迫中发挥着形象震慑作用。牌坊为皇上钦赐，荣显门庭、光宗耀祖。族人由此得沐皇风、骄傲乡里。徽州各个家族村落之间竞相竖立牌坊，就展开了事实上的竞争，彼此以量多为胜，在结构和雕刻装饰上也竞新逐异，竞争反过来又促进了牌坊的繁衍。歙县见于记载的牌坊有 200 多座，今存者仍有 80 多座。棠樾村原有牌坊 10 座，现存 7 座，皆为四柱三开架结构，在村头一字排开，巍峨高耸，参差排列，梁柱硕大，气势轩昂。黟县西递村口，原来甚至立有牌坊 12 座，是一个气势更为宏大的牌坊列阵，可惜一旦毁于“文化大革命”，现在只剩下一座“胶州刺史坊”，孤单望月，独自回忆着昔日的峥嵘。

3. 祠堂文化

徽州村村有祠堂。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曾建有大小祠堂二十余座，今天保存下来四座。歙县

棠樾村鲍氏宗祠里还有男女祠堂各一，呈坎村罗氏宗祠里面也有一个附属女祠。棠樾人鲍象贤于明隆庆元年（1567）所撰《西畴祠规》曰：“祠堂所以尊祖，尊祖所以敦睦。一本之义既明，亲爱之心自起。”⁶明确宣示了祠堂维护宗族繁衍的社会功用。宗祠里都藏有宗谱，其准则为祠堂功能的细化，一般包括敦孝悌、睦宗族、勤职业、慎婚娶、严继祧、重坟墓、崇祭祀等。呈坎罗氏宗祠享堂墙壁上悬挂的8块字匾，赫然刻出该族的族规：一、妥神灵；二、严非族；三、戒妄婚；四、勉右文；五、敦本业；六、勤长厚；七、警入祀；八、议综理。内容涉及到族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对神灵祖宗的态度、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为人处事、职业道德等。违反了族规要受到处罚，处罚方式有打板子、挖眼睛、开除出族、驱逐出村甚至处以极刑等等，严苛而血腥。族人的责任和义务还有维护族产、兴修水利、发布赈济等。牌坊、祠堂、宗族事务，构成乡村的小社会空间，不管它是建立在一种怎样的基础之上，客观上稳定了社会的道德秩序和行为规范。呈坎宗祠楹联因此曰：“十四世本源深远赖前人教孝教忠俎豆常新春祭秋尝崇典制，五百年树叶繁荣愿后嗣学诗学礼簪缨弗替左昭右穆肃成仪。”

4. 屋宇文化

汽车从徽州丛山间狭窄的平原上驰过，到处可以看得到黑白相接的马头墙和错落有致的民居，构成复杂而洗练的空间几何图形，那是典型的徽州民居样式。由这些民居组合成的村落空间变化而有韵致，建筑色调朴素而淡雅，狭窄细长的街巷，一色的青石板路，路旁细渠的水淙淙流动，夹巷而起的高墙及其上面的挑檐拱角遮蔽着、切割着天空，这些共同构成徽州民间生活观念的和现实的世界。徽州民居建筑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屋宇和院落结合而不分，融合为一体，当地俗称“一颗印”结构，即在四方印框里面展开布局。跨入高大的马头墙门楼，里面即是一个小天井，天井对面即厅堂，却没有前墙和门楣隔开，就那么空敞着，对着天井，天井成为人在屋里的有机活动空间。天井采光、散热，天井中部的方形水池又成为承接和储存雨水的地方。厅堂两旁有侧房，顶部有二楼甚至三楼，用于住人，有木楼梯上下。四外砖墙虽高却非承重墙，因此仅一砖厚。内部还有独立的梁架结构，通常明露在墙里面。建房程序为先起梁架，后添砖墙，砖墙拆去梁架不塌。“一颗印”结构造成高墙深宅的感觉，外墙窗户又少而小，便于防盗阻窃，为青壮男人外出后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建砌一方平安世界。房屋内部充满了砖雕、石雕、木雕镶嵌，为居室平添一派艺术氛围。最有特点的是门罩，每家门前都在高大的平面墙壁上，按照门楼的式样建起仿木结构的飞檐斗拱，竞奇逐异，主人的财力和气势都在门罩上显现。大的门罩，甚至模仿四柱三间五檐的牌坊建砌，远远望去，在门墙上矗立起一座牌坊。徽州居室就这样在有限的空间内调整结构布局，并进行精心雕琢，构筑起温馨宜人的居处环境。

5. 居处文化

与别有特色的民居相辅相成的，是伴随传统居处生活、无处不在的大量人文创造，楹联、字画、碑刻、木刻、古籍、牌匾等等皆为其内容。楹联文化是徽州古村落一大景观，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楹联，既体现人们的人文关怀、处世哲理、生活态度，又展示书法艺术。牌匾文化是徽州另外一大景观，当地的祠堂、社屋和高门大宅中，都有牌匾作为文化点缀。呈坎村曾有着众多的牌匾，“文革”散落毁弃星散，近年来共搜集得28块。最早为元至大四年（1311）光禄大夫李孟书赠国子监祭酒、村人罗绮的“大司成”匾，另一块是明洪武二年（1369）翰林院学士宋濂为村人罗颂、罗愿兄弟题写的“文献”匾。著名的如明万历年间名士、书法家董其昌为罗东舒祠题写的“彝伦攸叙”匾，清嘉庆皇帝于嘉庆十年（1805）敕赠村人罗廷梅的“七叶衍祥”匾，清道光十九年（1839）两广总督林则徐题赠村人罗绶的“累世簪缨”匾和同年题赠罗绶、罗宏化的“观察河东”匾等。众

多的楹联和牌匾，与遍布乡民宅第的字画、经籍、古玩、饰物等，共同奠定了徽州乡村社会的文化品位。

6. 营商文化

徽商少时大都接受过正规的儒学教育，或在家乡浓郁的儒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因而崇儒尚文，具备一定文化知识，从商之后则“贾而好儒”，少金银气，而有着鲜明的儒商气质。徽州人经商多明义理，义理由读书得来。棠樾村人鲍元康《棠川诗会序》论及读书明义理与经商的关系曰：“夫不读书而专意于理财，其流必归于不义；不力学而专意于俭家，其弊有至于忘亲。何者？身不修也。读书以理财，则知取与之分；力学以治家，则知本末之序。”强调经商要知道取与之分、本末之序，这就是徽商的境界。徽商能够做到儒商合一、先儒后商、以商助儒，经商之道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以心为质，加上肯于吃苦、管理精细、洞察“盈虚之数”、精于“进退存亡之道”，因而才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当然，徽商的成功因素也还有借助族力、优游官场、以官保商、官商一体等诀窍。徽商的支柱产业为盐业，其次为典当、钱庄、南北杂货、丝绸布业等，范围宽广，其日常经营的成功还得力于经商求利的豁达态度。西递村楹联就透出徽州人目光长远、雍容大度的气势，如“作退一步想”，“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等等。

7. 族谱、族规文化

徽州人重视族谱，各个家族都以连续修谱为要务。朱熹说：“三世不修谱，则为不孝。”成为徽州人的警句。徽州谱类众多，生子入添丁簿，然后有家谱、支谱、族谱、世谱、宗谱、通谱等等谱牒。谱序严整，便于族人寻根找姓、序长幼辈分。呈坎村罗氏，唐末由江西南昌柏林村迁来，带来排辈的“柏林世称”，亦即生子起名字的时候所遵循的世序，其歌诀云：

盛世实用君，成彦伯公叔。以之懋宪光，秉兴克永福。

亨运会时来，贤嗣序昭穆。富有本日新，德业世常禄。

每一代人起名，都要取其中对应的一个字插入，作为排列世序的根据，决不紊乱，为的是“叙彝伦修名孝第，陈俎豆登进诗书”（呈坎村楹联）。族有族产，平时用于祭祀及支持丧失劳动力的家庭，荒年用来对族人施行赈济，家族则通过赈济规条来调节风化秩序。棠樾村鲍氏《敦本、体源二户规条》规定，族产收获的稻谷平时用于赞助“本族鳏、寡、孤、独四穷之人”，每人根据不同情况领取不同数额；逢灾年可以平糶给族人，但“盗买祖坟公产，盗砍荫木者”、“聚赌者”、“酗酒、打架者”、“干犯长上、品行不端及好与人寻事争斗者”、“妇人打街骂巷、不守规法者”都不准糶。家族通过实施族规来调节邻里关系、维护风化。

8. 其它民俗文化

徽州乡村社会里还有着丰富而种类繁多的民俗文化形态，许多今天都可以划归无形文化遗产的

范畴。例如每年隆重举行的社屋祭祀、祠堂祭祀、神庙祭祀仪式，届时有着迎取神像游街和众人参拜赶寿的热闹活动，并演出各种民间社火和民俗曲艺节目。徽州还有着古老的戏曲文化，例如傩戏、目连戏等。徽州是目连戏的故乡，因而明嘉靖末年祁门县的郑之珍才得以根据民间演出本进行加工整理，结为篇幅最大的传奇剧本《目连救母》，而剧本的定型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目连戏演出活动的兴盛。明代嘉靖年间这里还产生了南戏旁支徽州腔，万历时期兴盛一时，与青阳腔（池州调）共称为“徽池雅调”而流行全国广大地区，其遗韵保留在清代的徽戏里，而徽班的足迹遍及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成为今天徽剧的前身。又有皖南花鼓戏、黄梅采茶调等民间小戏盛行。

四、保护状况与存在的问题

通过与当地文化、文物和旅游部门座谈，向有关管理人员调查了解，以及进行实地踏勘，我们对于徽州乡村社会的保护状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当地主管部门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保护的无能为力方面。归纳为以下几点：

1. 文物保护与开发的矛盾

保护时常遭到开发的干扰和破坏。黄山市徽州区文化局分管文物的殷副局长说，地方旅游部门常常和文物部门争夺文物管理权，以便于对之进行直接经济开发。双方责任和观念不同，对待文物的态度、方法和手段就不同。文物部门通常是以保护为重，开发部门通常是以经济效益为重。前者注重保护第一，注重文物的长远文化价值。后者注重效益第一，注重文物的现实经济开发价值。然而，“旅游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支柱，我们则只会要钱，人家当然说话气粗。有些东西划归了人家管理，他们愿怎么弄就怎么弄，经常损害了文物，我们也没有办法。”

2. 文物多头管理政令不一的矛盾

一项文化遗产的管理，往往牵涉到多个部门，如城建、土地、旅游、文物部门等，大家各自都行使权力，管理就乱了套。上面同样如此。比如国家文物局管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又牵涉到建设部，申报世界遗产要报教育部，办理外交手续又要经过外交部，碰到事情不知道找谁。这个问题有普遍性。我国目前对于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缺乏统一的管理，国家风景名胜区归建设部管辖，国家森林公园归林业局管，国家自然保护区分属环保总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地矿局、水利总局管。森林、土地、水域、遗产资源分属不同部门管理的情形，加上经济利益的纷争，就造成不协调的矛盾。

3. 主管部门权限不够的矛盾

随着旅游热的升温和旅游购买的膨胀，近年来拆卖古民居建筑构件的事情大量发生，窗棂、门扇、雀替、斗拱、砖木石镶饰件都成了商业对象，在市场上大量可见。县一级主管部门既没有文物鉴定权，又没有文物执法队伍，对于此类现象常常是看得到的管不到，管得到的看不到，眼睁睁看着大量古民居建筑构件在文物市场上流失。

4. 村民住房需求增长与古民居保护的矛盾

村落中的古民居属于私产，房屋年久失修，不利居住，而村里控制建房用地，村民就要求拆老屋建新房。古民居每年都有被拆毁的。村民认为老房是祖宗遗产，自己有产权，可以随意处理。而国家无力把古民居买下来，无法阻止拆除。黄山市徽州区文化局方耀进局长说，现在许多古民居风雨飘摇，住在里面的农民就想自行改建。区里管不了，只好给他们画饼充饥，说是国家早晚要开发利用这些古建筑，要有长远眼光，暂时做些局部维修。农民不愿意出维修费，维修了也不解决他们现在的住房问题，但也希望日后能有发财的机会，于是在矛盾中坚持着。但这种状况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国家一定要尽快拿出办法。

5. 古建筑自然损坏严重与修缮经费严重不足的矛盾

黟县 2000 年全县财政收入 4300 万元，可用财力仅 2900 万元，属于吃饭型财政。全县拥有三千多幢明清古民居建筑，无力维修保护。1999 年、2000 年县里为西递村、宏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投入 600 万元，对核心保护区古民居进行修缮，对村落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已经是竭尽全力，对其它众多古村落则无能为力了。

笔者感觉到的问题有如下几点：

第一，对古村落的保护，其范围应扩大到周边整个环境和整个乡村生活形态。歙县棠樾村牌坊群的保护范围现在止于村口大路旁，事实上应继续延伸到对面的土山上。这样，当人们登临山顶，回身俯视牌坊群、村落和远山近水所组成的完整画面，才能够对这里的地理和文化生态环境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徽文化的内蕴。安徽省文物部门在黄山市徽州区潜口村选点迁建的古民宅，仅注重了古建复原，未注意恢复其配套设施及环境。笔者在参观时注意寻找民居中与生活相关的设施，例如厨房、厕所以及花园等，没有找到。由潜口民居出来，路旁水田里农民正在劳作，几位男女村民把一丛丛的稻秧拔出来，在水里涮干净了，一排排地摆在一旁，等待挑秧人来挑到大田里去，供插秧用。放眼青山绿水，一派熙熙气象。笔者曾向安徽省文物局汪副局长建议，古民宅区在建设过程中千万别把这块农田消灭了，让它成为一个自然生态景观。笔者 1999 年到日本岐阜一个民俗村参观，人家的环境原貌就保存得很好，有了完整的生态环境，参观才有内涵，政府要做的只是把停留地和接待搞好。而我们现在往往忽略生态环境这一块。

第二，保护政策和措施不配套，却急于开发旅游。笔者在黟县宏村就看到令人不快的事情发生。村庄里散布着许多美术学校的学生，在对古建筑进行写生。一个女学生将涮颜料笔的水倾倒在村中水渠中，渠水马上变成乳灰色。导游阻止她，她理直气壮地说别人都这么倒。果然，前面的渠水也是乳灰色的，村中鸭子不识水色，仍在里面觅食嬉戏。又有几个学生在一栋大宅院门前，把擦满颜料的五彩布甩在地上，弄得台阶石和石板路面红一片紫一片，手上的颜料又顺手擦在石门框上。笔者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县文物部门领导，他说游人不自觉。笔者提出应该制订参观规则约束游人，同时又要现实解决涮笔问题，例如准备一口大缸。他说该村由旅游公司开发经营，言外之意颇有权限方面的难度。笔者再继续谈这件事，他只好吱唔了事。这么一件很容易解决的小事却又事关大局，

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

第三，保护中的破坏。参观黟县宏村承志堂一间大房间时，导游介绍说这里原来是厨房，现正在改建为旅游餐厅。在一些正式开放的厅堂里，有旅游管理人员在陈列的八仙桌上摆酒吃饭。黄山市徽州区文化局殷副局长说，破坏文物的还包括这几年来来的电视剧组。由于徽州古牌坊、古民居的声名，引来了众多的电视剧组。他们常常是带了省委宣传部的介绍信来，信里说是重大题材项目，要求支持。于是到处扯起电线拍片，很容易引发火灾。一次竟然在罗东舒祠架起一个火盘烧火，不让架不行。人家来头大，说话横，我这小干部管不了。我们问：拍片大概有些经济收入吧？殷说：免费！或给个三五百的。可是二三十人一拍一天，光门票钱一人 20 就得五六百。有一次在古建筑墙上刷上红军标语，拍完片就走了，标语也弄不掉了，真给红军丢人。笔者说：你为什么不坚持原则阻止他们？“坚持原则？我刚说按照文物法不能办，省里领导的电话就打来了，命令你办。”

第四，未及保护但保护已经迫在眉睫。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可以作为代表。呈坎历史悠久，南宋理学家朱熹曾为之题联曰：“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这是一座基本呈自然状态而未经维修保养的村子，虽说当地政府已经在村中成立了文物管理站，并组织进行了罗东舒祠和长春社的翻修。我们考察时，陪同说呈坎有三街 99 巷，旧有“呈坎民居甲徽州”之誉。整体感觉村落破败，又脏又乱，到处布满了灰土。路旁水渠淤积着烂泥，发出恶臭。古老民居或几家合住，或空置而堆积柴草杂物，一般都破败颓圯，被烟火熏得漆黑。古建筑多为砖木结构，而村民在其中堆置柴堆，点火造饭，极易失火。村中水循环系统已经长久废弃，取水扑火困难，又无其他防火措施，时有失火烧毁古建筑的事件发生，例如溪东街罗会鑫宅（明建）近年就为火灾焚毁。村中又有许多乱占乱建而有碍环境的新房，夹杂于古建筑之间，都是水泥筒子，无任何美感可言，和老房子风格极不相称，破坏了村庄的整体协调感。呈坎以往有明代建筑 36 处，1987 年还有 31 处，1991 年余 27 处，今余 20 处（其中有七幢三层楼）。近 10 年间将明代建筑居室拆改为新式楼房的有 5 处，为庄继录宅、谢兰花宅、罗会杰宅、罗会灿宅、罗维茂宅（均向有关部门办理了报批手续）。建国前留下来的旧照片上显示出周围山上原有古茂森林，早已砍伐净尽。类似呈坎这样有价值而未经保护的古村落，在徽州山区里很普遍。

第五，保护只体现于具体物化对象上，无形文化形态少有人注意。对古建筑之外而与之相配套的一整个传统生活方式，例如信仰、习俗、行为规范、文化修养、艺术情趣等内容，只有外来专家和文化人进行个体的搜集研究，缺乏实质性的保护措施。旅游部门为旅游而开发的民俗表演，目的单一，为经济收入服务，与保护无形文化无关，有时还造假文化，不无哗众取宠之嫌。

第六，一些地方官员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观念淡薄。有的主管领导注重的是政绩，是上开发项目，注重的是短期经济效益，是直接收益的大小，统计数字注重的是投入产出比。很少有人从避免超载开发、错位开发、过度开发，尽可能为后人保留文化遗迹的角度看问题。在急于开发思路支配下，往往把文化遗产地方资本化、企业化、股份化，而向旅游开发公司出让遗产资源管理权，承包开发。从理论上讲，文化遗产的产权归国家所有，然而这种拥有在法律上缺乏明确的排他性，因而各级政府及部门都可以把自己视做拥有者而抢占其经济开发权，并进一步认为自己对这种开发权有着随意处置权。

通过考察，笔者提出需要进行理论探讨的问题有二：

其一，关于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有些专家单纯强调文物保护，而不赞成旅游开发，认为开发会伤及文物。其照原样保护文物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开发有利于早日开始保护行动，有利于增强保护实力，有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保护意识，对保护文物是有效的。保护与开发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问题在于如何进行开发，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以往在这方面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要不要开发的问题，而是如何开发的问题，如何体现“保护优先”，使文物能够得到永久利用的问题。如果错误地把发展旅游业、带动地方经济理解为可以对文化生态进行无止境地肆意开发和索取，可以带有掠夺性和压榨性地开发，那就等于把国家文化遗产这类公共资源变成地方和局部利益集团的摇钱树。另外，为追求直接经济回报而对文化遗产进行过度开发，使之城市化、商业化、工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开发旅游，如果缺乏成龙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就会为一些利益驱动者钻空子。

其二，对于易地搬迁文物加以保护的看法。黄山市徽州区潜口村旁山坡上，文物部门买下一片坡地，建为潜口民宅，陆续把周围一些古老民居移建于此。这项工程从 1982 年启动，现已在北坡上移建了 12 座明代民居，称作“明园”。下一步计划在南坡上继续移建 10 座清代民居，称作“清园”，预计 2003 年完工。对于这一做法，有人有不同看法，认为易地重建改变了民居的原有环境，失去了其价值。这也是一个有两面性的问题。应该看到，许多古民居散落在村庄里保护不了，如果不及时抢救出来就毁坏了，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是必要的。易地保护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日本明治村博物馆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是，易地保护只能是应急措施，不能成为古村落集中区域的普遍做法。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应该探索。

A Survey of Old Villages of Clan Living in the Old Huizhou Area

Liao Ben

Abstract: The old villages of Huizhou have characteristic greatly. In Huizhou Prefecture, Xidi Village of Yi County and old local-style dwelling houses of Hong Village have been listed into the famous catalogue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By inspecting these villages, we not only can learn and probe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village society and the old cultural life to a greater degree, but also may approach the way of protecting and exploiting Chinese old villages.

¹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

² 康熙《祁门县志》卷一。

³ 呈坎《罗氏族谱》。

⁴ 呈坎《罗氏族谱》。

⁵ [宋] 郭熙：《林泉高致》。

⁶ 《棠樾鲍氏族谱》。